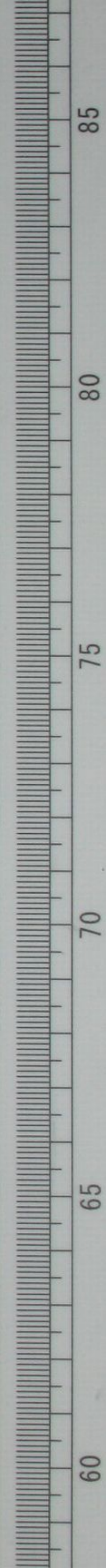


青石山

染本

風聲文庫
文庫 19
F.4.66
5477(7)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詩

純陽一片勢難當

虽是真人亦降莫

狐有丰騷方是媚

人無保守自然伤

神仙避去知狐臭

俗子親來愛粉香

曰

漫笑洞賓揮手去

群陰合战胜純陽

老蒼头細禀妖邪脊至吕洞宾拈髯微笑说蒼头你去对他们
說山人去迎蒼头驚弓之鳥漏網之魚说道我的神仙老爺蒼
头是被妖狐吓怕了的了只为令徒王半仙把小人哄得苦了

弓什麼多語神仙老下自去分說蒼头是肉眼凡夫再也不敢
若去答話呂洞賓說既是如此貧道親自去見蒼头喏、打应
呂洞賓大搖大摆再、而來

真了是 道骨仙風另是一美 純陽子

斯文的 隱象神威

代一頂 九梁巾 綉代垂

搯金線 燦生輝 太極圖

居正位 蜀地錦 廂四圍

緊扣省無煩惱的頭髮兩鬢添黑

穿一件 赭黃袍 綉立水

八吉祥 藏水內 織金片

龍鳳飛 八卦文 阴阳配

这件袍外道邪魔再不敢披

繫一條 水火絛 絲細纍

蝴蝶扣

鴛鴦穗

真苧蔴

綿而脆

淘洗过

天河水

織女編

繞本回

一條線

無头尾

仿蛇皮

白与黑

為的是虛挽着無拘束的孑軀不往紫里勒

横担省

一口劍

号蛾眉

鞘尔穿

藏鋒銳

斬妖魔

驚神鬼

在凡間

誅了尽賊

血斑痕

似妃湘泪

又在折煉过几的回

脚登省

靴一对

方是头

圓是尾

步曳云

絕塵穢

朝玉帝

随班隊

赴玉母

蟠菴会

亦似那化双鳧的云鞋任性尔飛

面麗尔

也不瘦

也不肥

如古月

有光輝

觀三山

眼与眉

鼻如胆

耳有垂

唇上鬚

掩着嘴

頰一下鬚尺多長黑免黑

八仙中

洞冥然不是領袖

他比那

七位神仙时道当為

吕洞冥本至台前玉面狐被真人的正氣所逼由不得身子站起来说仙真请坐我等伺候多时了吕洞冥上得法台慢了的在

主位坐定拈髯说道適發小詔深幸不違畧有寸衷面陈顛末夫截教玄門虽非同類实屬一理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变化三清本乎一气相傳至道於後人經歷劫數至今日你我之根基弓人畜之別你我之功業無毫髮之辨莫不存乎人心合乎天理当以慈祥为修行之正務杀害為叅玄之戒端尔輩素具性灵久慕人道礼星拜月食露吸風非一朝一夕之功脱去皮囊之醜態得化予人之尊顏便当更加奪勉自然名列

仙班為何勁狂蕩之邪心與周信嘲風弄月開殘害之殺戒將
延壽碎骨分牙毀天君之寶卷撕諸聖之尊容罪在不赦應犯
天誅山人姑念爾輩潛修非易一旦子遭天譴豈不可惜故發
牒文一紙特詔爾輩若本痛改前非尚在小晚倘若不然我山
人的道術諒爾輩也未必不知斷不能把爾輩寬恕玉面狐虽
然無里可答但听得說他們非類明：罵的是畜生那羞惡之
心妖狐也有

妖狐怒

洞的冥至理听不上

挑字眼

看他的言辞太刻

先訴根基是底

出家人

並不含混的硬說

当着我

同氣連枝中姊妹

繞着灣子闹舌口

我若是

今朝受了一这口气

從今後

玉面仙姑称呼你

向洞冥

手拍桌案且住口

你為他

因翻二目蹙双蛾

純子今日太无理

你把我

玉面仙姑不當什麼

朗言大话褒贬我

你的那

自己行藏自己

你出身

原本是读书的警门客

赴科坊

屡的不到底是学

棄捨了功名当老道

岳陽楼

貪杯濫醉你的品行濁

闹色戒

因戏牡丹把元真破

險些尔

失落了神仙命也不活

汗鍾离

他把坏主意教给你

打下了

求了胎的婴儿化作喝

难道说

你这了不是伤性命

杀戒原本你们破得

洛阳修桥观音变化

化作美女船上唱歌

只因为

蔡状元力孤工程浩大

湊钱良

資助魯班率重作活

你又去把菩薩戏

你的那

邪心到底兜未离脱

你的这

生的平履也如此

你还是

名列天曹的神仙大罗

我並不曾找寻你

你到说

玉面仙姑是外道邪魔

这一片云辞虽属荒唐却也有真的真小撮不然也难为妖狐

堵撰出来与洞宾分办当时吕洞宾拈髯微一暗咲暗说你这
嘴巧精灵竟敢与我闹这一篇议论似此無稽之谈到不必与
他較量且自把正教壓伏把邪教与他若醒候即便两免嗔痴说道
玉面狐你这造作的訛言山人也不計較与你只劝你改过收
心棄邪归正蠲免了你那恣性縱欲肆惡逞凶截教中的迂頑
顺了我这存心忍性改恶從善玄门中的道理玉面狐尔等说
完尔等站起说道纯阳子吕岩你若只是倚仗有你是玄门正
教壓諒我是旁门截教便与你分勝負論高低尔一丁截教玄
门谁強谁弱说把一担項说道申姊妹你为这野道甚是無理
欺人太甚大家动手为这野道人引什麼能为

羣狐媚

了了去尔怀好意

早旧要

尔洞相見一了活

今闻听洞主發此令

叫动手

这一声免也把不得

抖搜精神武尔善作

一丁丁

把袖尔挽又把撮

玉面狐

野性难收心中冒火

飛起了金蓮踢翻了桌
念了有甜往西北上指

起狂风

当院的^里坐旧地^尔撮

一陣

透骨攢心迷眼目

掇的那

法台摇摆台板哆嗦

羣狐用遁法騰空起

雲端里

站穩身把^洞候^賓省

呂純阳

慢下了法台当院里站

垂長空

羣狐站立密雲端

变化的兵刃拿在手

那光景

一团的煞气想要撒泼

洞宾此時是騎虎勢

不闹妖邪如何使^心

旧地

轻轻的把脚只一踩

生两朵

金光燦^的花^把靴^捧

忽攸攸的往上起

到空中

五彩^祥光^一處^合

手一回

亮出了背上的蛾眉劍

大罵道

不知進退的妖邪竟敢動濁

玉面孤見洞宾亮出劍本说道動手斯杀正合我意把手中宝
劍按門烙迎上呂洞宾说山人若与尔輩交手大伤仙家的淡
旧把手中的蛾眉劍一擲頃刻间空中变化出无数的宝劍

如同劍林子一般把群狐圍住玉面狐嘆道此乃凡間劍客之
數不足為奇運動丹田內的三昧真火向四面噴去飛劍萬小
能入此乃火能剋金之故頃刻間把变化的重劍俱已鎔化只
剩下一把蛾眉劍的本體此又是真金不怕火煉之故玉面狐
旧省那野火燒菴之勢又把那櫻桃口一珠吐出那了去傳
的一粒金丹隨着那三昧真火要打倒純陽玉

丹火練

乃是狐精的真本歷

呂純陽

至是神仙也得斟首

慧眼現睛見一片火

內裏省

至宝明珠一大顆

色藏省

有限的的光芒舍尔不漏

滴溜

輪回宛轉好像風車

至然有

火熾尔飛不大恨熱

大蓋是

阳气尔如阴气苟

純阳子

既是仙家知卦里

便把那

阳衰阴勝的里猜省

自然是

外能剋火是天然的内

好湊手

云端里現在在天河

念真身

仙家的法術真玄妙

展眼向

半空中飛起了浪與波

把那些

狐火妖丹俱湮滅

重妖狐

料想今朝可走不脫

金丹已毀破了大道

幸亏了

防子子有尔用的省

群狐都放出腥臊氣

借此術

早离却云端往洞府里挪

如 都嗔狐媚 特地與妖作祟 天心尚可挽回

意 妖氛不能速退 慚愧 神仙也竟無味

陰 配合 水火方能抵兌 生剋制化詳推

令 竅理細 斟酌 瑣碎 早把天神约会

呂洞賓運動天池水要把那妖狐的邪火撲滅羣狐會計逃躲
只得把生平自有防身之術運動魚是大羅神仙也只得遠避
这一个里惟有養鷹飼犬打过圍的知道打獵的細狗若追下

狐狸去好端；的夹着尾巴往回里飞跑不知道的只打量是
细狗被狐狸伤了却不知是狐狸放出他那防子屁来连狗
也不敢亲近或者有人说这可不是谣言狗连屎都吃岂有怕屁
之理这一位必是抬死扛硬不换肩之人少所见而所怪此如
蝎之尾上有防自衛之針蛇之口中有伤人毒之信旧是走獸
之中豺狼之薰樞起烟本直冲霄汗古人命名曰烽火可以作
为号令调的劲天下诤候此乃天下之物莫小有理但是人不

能格物故此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又是惟於理有未穷故
其知有不尽也听虫的说我们听的是青石山不听大孝听青
石山使得捻得是吕洞宾怕狐狸放屁可不是说虫的放屁

真道教

最沾染了正邪的气

吕纯阳

回子躲避恐惹阴魔

狐狸全仗防子保

下部中

砢砢连响气味多

幸亏有

天池澄水
腌把膜洗

几、乎

冲破到身还那了得

吕纯阳

收拾銀的淨潔之外

因此

以便的狐妖尽走脱

洞冥仍到周家内

老蒼頭

一見真人把頭磕

我方才

眼在空与妖动手

必定是

尽把糖的那首級割

洞冥摆手说都逃去

蒼头说

走脱了妖怪又当如何

洞冥说

打担一向房屋要潔淨

屋里面

一張椅子一炷方桌

紅硯台

能筆一支黃紙一幅

楊柳枝

无根淨水消的一鉢

再預備

草香三支素烛一对

好把那

灵符焚化稟神伏

老蒼头

急忙办理都齊備

呂純阳

真动了绝命符尔也是没奈何

蒼头備办齊畢芬本回稟呂洞冥忙入淨室閉目定性多會復
又吩咐蒼头曉諭家下人一概不许在意外嚷鬧喧嘩潜听偷
看倘若小尊冲撞了神灵真己身不利蒼头領命去了屋内的
洞冥点烛焚香指訣叠印念咒化符用楊柳枝調鉢中淨水先

把紅塵中俗氣揮洒干淨然後在素燭前把靈符焚化這一片至誠真心早以飛上天去執日功曹聞有信香的氣味從空而墜

尋香氣 功曹再：從空墜 已到了

念咒飛符洞冥的面容 執首手 躬身站

滿臉紅 笑堆歡 查人間

惡与善 忠与奸 每日里

小得閑 塵寰中 遊一遍

居正位的尊神有多少的威靈 代一頂

繫絲冠 珠寶嵌 紅簪鏤

微：顫 銀盤臉 多丰满

眼如星 鼻懸胆

兩撇尔掩口的微鬚在唇上边

穿一件 黃金鎧 連套環

魚鱗密

光燦爛

宝代紫

挂省劍

左右分

裙兩扇

相親省

薄底尔战靴五色全

掌文譜

一篇七

人間少

一件

每日在天曹啟奏一番

今到了

香案前

纯阳子

收牙跣

有一道文

把上圣煩

求投在

托塔天王的圣駕前

功曹領命把文接过

去到那

三天門轉筒之中把此少傳

吕洞宾遣功曹将叠文转達天庭詔請天王降世捉拿妖狐牒
 父去後步出淨室命蒼头把香案撒了打扫法台伺候捉住狐
 妖本此審向發落山人先到青石山等候天王共擒狐媚蒼头
 領命吕洞宾出門剛至青石山只見半空中祥云繚繞瑞靄繽
 紛知是天王下降把赭黃袍双袖一抖兩足云生起在空中迎

候遥望見天门南处隊伍整齊旌旗招展托塔天王統領着天

兵天收向東石山捉拿妖狐本也且半空中純阳子

敬立空中等候看一隊的標鈴引烙將天王共一層七

兵器那芦苇子多的对子馬的上天神代有撒箭袋

尽都是的三天苕衛有官爵的紫根省

便是那奔驅壓甲手内溜省地天罗起馬温刘天君四位

慢抖馬步尔軟戳随後是半分奎駕全執子

皆因是托塔李現的王爵在是天上

坐騎察布達喇馬肉肥膘滿似泥尔一多穩坐在鞍腰板尔以直立有

十三層的玲瓏宝塔手内托二郎与哪叱分左右他們兩

是貼已的亲随紧挨着十二个元辰为凌苾二十八宿壓着陣角

有兩杆坐盡大旗上拴着豹尾孰洒！

觀自罡風在云雾里摩純阳子拱候多时在云端里

頃刻間

天兵慢渡過了天河

呂純陽見天兵渡過了天河堪：臨近啓祥云迺天王的馬
芬恭身稽首天王連忙離安下馬彼此相見禮畢純陽說道
凡下界妖狐作亂撓擾坤乾殘害人命毀壞玄門貧道勁慈祥
護救人世之心勞神威聖武天王之駕因俱牒文通誠奉請天
王答道下界妖氛太盛金星已奏天庭正欲遣神降魔適值功
曹持上仙的牒文傳示妖媚猖狂皆我等失查之過適才玉帝

展芬請罪蒙旨即便勦除請上仙穩坐玄台降妖我乃等天曹
分內之：純陽說如此請天王乘騎天王道便與上仙携手同
行共擒妖媚說罷按落云頭共落在青石山下調開天兵的隊
伍賭住狐媚的洞門誰知玉面狐自與洞冥在空中用法以仗
莖牙術回來不敢竟入洞府知道呂純陽再不能善罷干休
早把那洞中所召的大小狐精以是那豺狼獐兔都調在叢林
茂林之間排演隊伍整頓旂鈴奪用要與洞冥打仗誰知他啓

奏天庭调得天兵奉到正在与把不能之间少不得抗违天命

山亦内 妖狐准备着与天兵战 凑了些

无 忌讳的知死活 豺狼的偏将夸威武 獐兔的参军用智谋

貉子獾子为受对 许多的 狗腿子走里巡逻

哨子风吹的号令 防身子些指荆柯 玉面狐精是兵主

群妖媚 两下里帮扶簇拥着 亮甲明盔都是些女作

把那些 虎豹麀鹿作征驼 一个

手中拿着那法宝 倒像是 正果的真使不得

吩咐那 大小灵杀上若去 一个

奇声使出了夙魔 一圆阴气旧地滚 黑慢了

浓雾稠霾把红日遮 羣妖逞凶施妖术 要在这

青石山的平地起风波 吕洞宾 稳坐山头与天王同为

拈着那髯笑哈哈 天王为 这些妖魔也不过如此

是一羣 无耻无羞的王赖讹

不如妖魔真胆大 天神也不怕 平地起风波
还敢典人馬 非法 战闹六丁六甲
分明招雷打 率中惹天罚 火罩中魔消
弓弹虽禁架 变化 竟被膺犬拿下
羣狐媚虫未修本 狠大的气候却也都有千百年的修行变化
人身各自有各自的仪容形像 丁丁花枝 招展莺声啞叱催
趲那獐麀野鹿兵丁虎豹豺狼的偏中变化的刀枪蜜摆如云

砌旌旂高飄似霧屯
洶湧如朝湧的一般簇擁着玉面仙姑
飛臨天兵的大隊把隊伍排陣角壓住羣狐媚往兩下里一
分正当中明露出了玉面仙姑比那清明節遊園迂着公子彼
此攀談的時節另是一番模樣今日是直首立兩道柳菜眉因
睜着一雙杏子眼色籠着一團杀气鋪堆着万丈威風裙底一
对金蓮山坡下按丁字尔站住手中兩支宝劍玉腕中照八字
尔分開手中的宝劍一指說道天兵中的領袖神將中的班頭

速去傳与李天王与呂純阳說玉面仙姑前來討战

山坡下

妖狐率軍來討战

山坡上

洞宾与天王把笑臉陪

妖媚典心逞妖孽

天王看

惡党妖魔狐架虎威

抗拒天兵不知罪

可見他

因无法犯把天違

天王說

这等妖魔該万死

待吾神

令旂飛招四帥五雷

密佈下稠云打開了立閃

妖狐有翅也不能飛

只用把

閃電一張霹靂一响

溪妖狐

代骨連毛都化了灰

洞宾擺手说休如此

可怜他

万載的修行一旦亏

岂不知

抗拒天兵该万死

不得已而犯神威

非是山人与他講情面

常言道

地窖不可搜林穷

天王乞

上界的神灵逆天理

好生之法本慈悲

求天王

畧展神威警教他一番

管保他

回头向善改过前非

天王为

他躍武揚威心里是惶

好比那

枷鎖臨身犯了小的賊

若依李天王的主意即刻詔請九天应元普化天尊霹靂一声
頃刻间化為濃血純阳是出家人的心性到底慈悲怜念玉面
狐修行之苦九千年非是容易因此說道是山人本當聘請雷
神滅除妖孽只因怜他修行之苦特請天王大施法力降伏妖
魔送今改惡向善重復修行将来自成正果也是天王今日施
恩苗命的德行天王拈髯点首說道底是上仙寬洪度量廣大

慈悲便把手中的玲瓏宝塔向上一舉塔上面第一層金鈴响
勁乃是丁甲神的号令隊中的六丁六甲十二位尊神不敢怠
慢迎下山坡与妖狐交战

逆号令

六丁六甲的神十二位各按眉

自己的方向抖搜神威玉面仙姑传号令

打發这几丁搭并而回这一声号令發出有人答应

牙背凌

天馬狐与混把咲陪我办丁願去臨頭陣

跨下忙将異獸催

並未与天神兩下

一張嘴

運動了丹田把阴气吹

十二位

丁甲神灵贴小稳

怕的是

邪氣纏魔把正氣

不敢与妖狐相動手

十二位

一齊抽身把本位归

山頂上

天王復又奔起了宝塔

第二層

金鈴响勁把神收催

十二丁元辰陣前出战

又奔了

倭刀腿尔烙鐵威

四妖放那淫邪气

這一陣

十二星君又敗回

山頂上

惱了天王心起火

氣的他

赤紅臉上又套紅

把宝塔

牽起的亂攪

十三層

金鈴齊動响如雷

申天神

寸心京敢不尊命

兩下頭把狐媚圍

申妖狐

既運起不正之氣

倚仗有

防身的怕吃了亏

天神中

二郎楊下真動了怒

三尖刀

連把羣妖的首級揮

斬了些

野鹿獐麀豺狼虎豹

唏的那

大車狐魄散魂飛

玉面姑也害了怕

率領有

許多的狐狸透出了重

玉面狐見二郎神立斬了他手下的小妖兒等，不敢戀戰，杀出了重圍，用遁法指望遠處的逃生，不料四面早已密佈着天羅地網，不能遠遁，且躲左，右石山峯頂之上，現為勁靜二神，那里肯放代領有金毛童子与哮天犬，粉翅銀雕，奔山坡要赶上山頂，拾拿玉面妖狐，天馬混貳等一齊現出了元身，顯露出

了本像把二郎圍住的圍住二郎神用目覷妖魔等不似方
才的那模樣姣媯美貌頃刻間都變作奇形怪凶惡猙獰令人
難為

重狐媚

運動了离魂的真邪術

怕的是

二郎一怒把命追

脫下毛是障眼法

一齐來把二郎圍

但只見

天馬狐精白似雪

長爾稀軟顫巍

混欺狐精形像醜

遍体的黃性庫灰

金眼挺尔毛最亮

精華奪目吐光輝

容彥最惡是烏云豹

斑瀾片是白与黑

烙铁印尔刀腿尔

還有那

染狸子裁了刺蝟

合那了倭刀腿尔

三尖刀

砍着了不見雪花尔飛

二即的省次尔為

尽都是

沒有骨头的毛一堆

金毛童

拽了銀旦子打

打着了

軟的把旦子碰回

又放起

铁爪銅啄的神鷹一架

似这等

沒有血的鷹臊飛

打開了

東西倒把

子脖子放了嚙天犬

闻着了那

的妖狐气也不敢追

二郎神

总有神通也死了主意

幸亏了

的哪机应变了此圍

妖狐等用的是截教旁門左道的邪術名曰移花接木抽骨遺囊用皮毛把二郎神裹住抽出胎骨運出魂灵棄捨了臭皮囊指望看也要脱逃遠遁却是尔抽身之計想不到脱下了皮毛竟会将一位天上的神灵二郎下就难住了急的他火冒贄天

冲冠髮乍咬牙切齒說我怎店竟往这些了皮筒子打仗哪叱在一旁方見心中咲道拿首楊二郎這們個休面人会叫兩件子尸灵皮拿住了真上的可咲想罢没兜肚下面錦代之中把九危神火罩取出本托在掌上口中將太乙真人傳授的六字真言連念了三遍那神火罩登時向空中飛起

神火罩

本是太乙真人煉

仙家的物件果然奇

在手中

暗奔不过將半寸

飛到了虛空有万丈余

滴溜转

按太极

等的是

八卦里

炼的是

阴阳气

成奇偶

分男女

论水火

济与济

化出了四像才表出了两仪

丹炉炼

火候齐

论抽漆

全终始

打叠成

不走气

能大小

善伸屈

一寸牙

千鈞力

虽无有翅翼翎毛也会飞

九条龙

盘香式

光不满

向一挤

泛上面

直到底

尖是头

圆是尾

按週遭

分层次

像一丁爻然合缝转的螺螄

火焰腾

金光起

风雷响

闪电疾

一層一

鱼鳞密

空中响

似鸣车

旧便是

金刚体

被罩住

化为泥

展眼向踪影全不见其尸

这便是

太乙的九龙神火罩

被哪叱

祭起在空中竹都把狐狸迷

